

# 身为矿工 创新连连

■李辉

LED电子时钟、无线蓝牙音响、电子保温杯……谁能想到,这些科技感十足的电子物件,竟出自一位煤矿工人之手,而且每一件都是独立自制完成。在漳村矿,开拓二队机电副队长段艳军就是这位人人点赞的“创新达人”,不过,他的“作品”远不止于此。

段艳军早年在珠三角地区从事汽车面板、模具、制图等领域的工作,因勤奋好学、业绩突出,很快在公司崭露头角。2009年,段艳军因家庭原因回到潞安,来到百米井下,成为一名煤矿工人。

经历环境转换、薪资锐减、专业调整,段艳军快速调整,很快进入煤矿工人的角色中。

为了尽快适应新环境,段艳军给自己锁定了技术岗位小目标,很快成为一名电工。对于机电知识,半路出家的段艳军几乎是个门外汉,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,他虚心请教身边人,一遍不懂问两遍,两遍不懂问几遍,甚至去网络专业论坛“讨学问”。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,他学出了门道,设备哪里需要优



化、改造,他都能准确提出好建议,由此成为矿区远近闻名的机电“创新达人”。

“人活着总得有点意义”是段艳军的口头禅,而他获得意义的途径,就是不断挑战自我,不断创新攻关。

随着矿井智能化建设不断提档升级,新设备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。段艳军钻研新设备使用性能和

方法的同时,把现场当“战场”,经常为了确定设备运转参数几小时不离开,尤其常常蹲守在 PLC(可编程逻辑控制器)上。

PLC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,即设备之间通过数字信号进行互动,其核心功能是控制。早在两年前,段艳军就曾涉猎 PLC 领域,并通过自学成为整个矿区在该领域的“大拿”,但所有学习和工作都会遇到瓶颈期,很多新问题,他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2020年,正值漳村矿主井改造,选矸上马智能系统,这个工作再次吸引了段艳军的目光。一下班,他就跑去和厂家技术人员交流 PLC,盯着对方装系统,反复追问调试情况。专业人士的指导,很快让他开了窍,PLC中一些“症结”也随之解开。

段艳军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,就是及时处理了480二水平皮带高压软启动 PLC 故障。一次偶然机会,他在机电科配件库认出了损坏的元器件,征得同意后将其带回家,一遍遍试验,一遍遍找问题,经常熬至凌晨。经过两个月攻坚,他终于修复了元器件,并且再利用后始终平稳运行,效果与新设备并无差别。靠着勤钻研反复琢磨,段艳军仅仅用十几元钱,就拯救了整条运输线。

今年7月,漳村矿综采2603工作面工艺显示屏中运算放大器破损,因受市场保护和技术壁垒限制,显示屏一旦损坏需整体更换,保守估价都是万元起步,而段艳军用20元购买的配件就顺利解决了问题。

段艳军的创新事例还有很多,“人人都是企业经营,个个都是创新效益源”也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。他不停钻研、坚持创新,直接推动了高效生产,为矿山创造了价值,更让自己收获了更多人生价值和意义。  
(作者供职于潞安化工集团漳村煤矿)



## 一次华丽转身

■赵闻迪

时值深秋,天气转凉,后勤部的洗衣房却依旧闷热。蒸汽机、烘干机、熨烫机以及各种管道散发出来的热量,让洗衣房的温度维持在三十摄氏度以上。

洗衣房有十二名女工,分三个班次轮流上班,张晓华就是其中之一。

我第一次给女工们上安全培训课,看到张晓华时大吃一惊:“张会计,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她先是一愣,随即流露出羞赧的表情,随后又面色平静地告诉我,受疫情影响,原先供职的公司挣扎了大半年,最终倒闭了。她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,走出家门再就业,正好赶上洗衣房改造、扩建后招聘,她就应聘入了职。说完,她笑着补充说:“往后,你就叫我张师傅吧。”

张晓华的语气缓和平常,仿佛这只是一件琐碎小事,但我却从她轻描淡写的话语中体会到许多感慨和不易。

张晓华原来供职于一家私营企业,我公司后勤部与这家公司有业务往来,所以我们很早就认识。那时的张晓华是公司的会计,自己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,虽然不大,却窗明几净,整洁雅致。每次到她办公室,都能看到办

公桌上插着一束鲜花,她自己也打扮得大方得体,优雅文静。

从张会计到张师傅,我不知道张晓华经历了怎样一番心理起伏,并最终消化了这份失意和落差,只知道她短时间内重新振作,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。现在的她,脱下了西服套裙和高跟鞋,穿上了洗衣房的工作服,一副朴素无华的样子。

张晓华和三名女工一起共用紧挨着洗衣房的一间值班室,里面没有电脑和绿植,也没有鲜花,而且时刻能感觉到机器的噪音和震动。不过,大家待在值班室的时间不多,大部分时间是守在机器旁操作,往往一站就是三个多小时。盛夏时节,洗衣房温度高、湿度大,工作一会儿就要出来透透气。有次我路过洗衣房,见张晓华站在走廊窗边透气,满脸通红,汗水浸湿了头发,目光望向远方,好像在思考什么。当时我想,也许过一阵子她可能会辞职,因为这份工作看起来确实不适合她。

然而,事实并非我想的那样。不久前的部门例会上,后勤部主任当着大伙的面表扬了张晓华吃苦耐劳、不怕麻烦的精神,月度奖金

增加20%。张晓华激动得微微红了脸,抿着嘴唇微笑着。

后勤部主任夸张晓华对待工作踏实认真,不怕脏、不怕累、不发牢骚、不“拿架子”,遇到问题虚心请教,跟其他同事相处融洽,也从不抱怨再就业的无奈和艰辛。

不久前,洗衣房接了个“大活”——为一家酒店清洗上千件椅套。这种椅套有扣子和绳结,必须一个个解开才能清洗,拆解费劲不说,还会伤到指甲,让大家很头疼。张晓华二话不说主动接了活,加班加点完成任务,而且发明了一个解扣子和绳结的“妙招”,减轻了劳动强度,节省了时间,她还把“妙招”传授给其他同事,大大提高了清洗效率。

那天,张晓华接过流动红旗,发表了获奖感言:“中年失业,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,但时代发展的巨轮却不会停下来,仍旧一格一格地向前移动,掉队的人如果一味沉迷沮丧无法自拔,可能就永远赶不上时代!这种想法给



了我压力,我还年轻,还要面对许多挑战,我要努力追上‘巨轮’,让时代巨轮带我到更高的地方去看更美的风景……”  
(作者供职于安徽平圩发电公司)

## 霜落荻花白

■沈顺英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为荻花留下了千古名句。“荻花风起秋波冷,独拥檀心窥晓镜。”清代王夫之在《玉楼春·白莲》中描述荻花春日萌发,夏日茁壮,于暮秋深情绽放,直至霜冷凋零都仍在笃定。

“蒹葭苍苍”中的蒹即荻,荻即芦。荻花形似芦苇,地下茎蔓延,叶子长形,紫色花穗,生长在水边,茎可编席箔,是秋天经典的物象,也是秋日的咏叹调。荻以柔为美,从茎到花,纤细而文雅。晚秋的风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,丛生的荻迎风摇曳。荻花初开时,透着淡淡的紫红色,到了深秋,便白如雪花。尤其在晚秋,萧瑟秋风中起舞的荻花,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,舒缓不失调雅。

荻花盛季节,花开如茶,映水而放,远远望去,如星河密布。阳光下,簇簇荻花舒展身姿,拥连成片,如夏日麦浪缓缓跃动,起伏的曲线和节奏令人陶醉。

黄昏凄美时,荻花映着灿黄的秋阳,细细的茸毛像一层光晕,将自然点缀得神圣又诗意。摇摆的花穗好像少女的娟娟秀发,飘逸自如,风起时又像海浪弯腰屈颈,伸展双臂拥抱眼前的风景,一层

层,跌宕沉浮,势如大浪淘沙,卷起千层思绪。

近看,荻茎中空,花开顶端,花开后谦虚地弯下腰,似在喃喃私语。荻花花穗下垂,呈烟花状四面分散,花白的颜色像暮霭降落之前微茫的天色,带些许苍凉,又有些温暖亲切,如家中慈祥长者两鬓的白色须发一般。

荻花花期很长,种子可以随风飘到任何地方,并以顽强的生命力生长。尤其在萧瑟的深秋寒冬,四野凋零,它依旧保持着绽放的姿态,陪伴寂寥萧瑟的田野。

踟蹰田野,秋风瑟瑟,世人不免会生出岁月荒芜、人生寂寞清冷的感慨。但偶瞥一片洁白荻花,心头骤然温热,似乎能感到心之所系、遥远又亲密的故乡。

霜天闲眼,再次穿越荻花丛,抚弄如絮的荻花,仿佛童年的欢笑声萦绕于耳。荻花在秋风中洗涤着夏日的尘埃,着一袭素白,握一柄长剑,舞出别样风情,舞出斑斓流年。

“秋风忽起溪滩白,零落岸边芦荻花。”深秋晚风中凝望雪白荻花,顿悟到每个生命是独特的存在,每一个认真活着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仰望。

(作者供职于江苏泰州庄煤业有限公司)

## 落叶静美

■崔向珍

长在风口的树,落叶最早。东北风掠过白了头的苇塘,撞进院子时,榆树、柳树、槐树上的叶片纷纷散落,在空中没有方向地翻滚,在地面上滚动,像一群惊慌失措的游鱼,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歇息。

晚霞满天,倦鸟归巢,疯狂了一天的东北风收敛了野性。满地打滚的落叶聚在低洼的沟坎坎下面,金黄的、艳红的,挤挤挨挨,层层叠叠。我和哥哥拖着竹耙和麻袋,心急火燎地往村子西南的小树林跑。小树林的地势很高,南边是一条小溪,北边是我家麦地,树林里的槐树、柳树、榆树叶已经凋落过半,被大风摇落的叶片大堆小堆聚拢起来,静静地趴在低矮的坑洼和水岸边。

大堆落叶是孩子们争抢的“宝贝”。那么多树,那么多孩子,奔跑打闹着,把五颜六色的落叶装进麻袋,把欢声笑语也装进了麻袋。待夜幕降临,村庄里的炊烟和天上的云朵一起袅

袅萦绕,各家大人便推着独轮车来接孩子们。父亲将两个填得结结实实的麻袋捆绑到车上,再把我抱上车。一路上,独轮车吱吱扭扭的声音伴着孩子的笑声,传向远方。

落叶推回家,放在背风处晒干后堆成草垛,氤氲着满院子的清香。母亲用玉米秸秆把树叶草垛遮盖严实,烧炕或做饭,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好燃料。童年的日子清苦,烧柴稀缺,母亲视这些落叶如珍宝一般。而且,每年收完庄稼,她都会挑选一些柔软的叶子和干草,均匀地在炕席下铺上厚厚一层。赶上阴雨连绵的深秋,一旦储存的干柴用完,她就掀开炕席,抽出落叶和干草,每天计划着烧火做饭,保证一家人能喝上热水,吃上热饭。

后来,我们搬进奶奶住的老房子,茅草顶换成了抗风雨的红瓦,也有了足够的地方储存干草,可母亲在炕席下铺落叶干草的习惯从未改变。直到后来有了煤气罐,她才把炕席下收拾利索,并做了两床柔软厚实的新炕被

铺在上面。

我们兄妹相继进城工作后,在城里给父母购置了新房,接他们进了城。新房南边紧挨着的公园里,有四季常青的松树、柏树,有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,有低矮繁茂的桃树、杏树,还有农家院常见的柳树、榆树……每年秋天东北风吹起,树叶落满一地,我就会带母亲走进公园,踩着落叶走来走去。

红艳艳的桃树叶、浅黄色的柳树、金黄色的银杏叶……一层层,一堆堆,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着光。清凉的河水银光耀眼,一波一波荡漾着,顺着宽宽的河岸一直望过去,芬芳的月季花下面,挺拔的美人蕉下面,枯萎的牡丹花下面……聚集着大大小小的落叶,好看且温暖。

我捧起五颜六色的落叶,诗兴大发,对着母亲惊叹它们的美丽,满头银发的母亲开心地笑了,并认真地跟我说:“落叶本来很美,黄红绿掺杂在一起更美丽!”

(作者供职于山东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)

